父 亲(组诗)

★冯三四

致自己

记得那年秋风吹
把我父亲吹走了
留下两行泪
仍在风中

又是一年秋风起
把一小生命吹来
我成了父亲
几分惊喜

必将有一天,我会
被一场风刮走
绝不悲伤,因为我已为
父亲的自己
早早写好了:
担当

父亲的旧犁

看到父亲的旧犁
便浮出父亲躬耕的背影
戴着斗笠,光着膀子
弯着腰,像背着一把长弓
父亲耕种田地,耕种
孩子的学业,和
一家人的温饱

父亲已远行,但他的旧犁
仍留在故乡的老屋里

生活仍要继续,我仍要用
父亲的旧犁
耕种当下的日子
用岁月用爱
种出稻麦、花生、瓜果
千万别种出
诗意、昙花、闪电

父亲的背影

当我还是一棵嫩芽时,是父亲的担当
用汗水浇灌,让我茁壮成长
当我已长大成人时,是父亲的臂膀
用父爱力量,鼓励我走向远方

当我自豪地站在远方,看到辽阔风景
突然想牵一牵你的衣袖
你的背影已站成了一块碑,冰凉冰凉
你已到了更遥远 遥远的地方

父亲的背影,思念是一片茫茫
我不知道该如何,如何
向父亲说一句心里话
我的眼前只有一片茫茫,一片茫茫

甜涩桃金娘

★陈健雄

老家石和镇,过去曾是玉林的穷乡僻壤,如今却成了玉林福绵机场所在地,各类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大山深处的夏末,正是桃金娘成熟的季节,也是我们本地话所说的“摘稔子”的时节。山坳那一带雨水丰沛,云雾缭绕,稔子树长得格外茂盛,绿油油的枝叶肆意伸展,霸占着整片整片的山头。从春末的嫩绿到深秋的斑斓,它们一路泼洒着生机,紫色的花朵层层叠叠地绽放,我想“山花烂漫”一定是稔子树的写照。最让人心动的,莫过于枝头累累的果实,那是我们这些乡野孩童最热切的期盼。青涩时,它们羞怯地藏在枝叶间;渐渐地,晕染出少女腮边的粉红;最终,酿成了紫黑发亮的饱满模样,沉甸甸地坠在枝头,仿佛连枝条都承受不住那份甜蜜的重量,谦卑地弯向大地。我们这群“馋嘴雀儿”,日日眼巴巴地望着,心随着果子一起膨胀、鼓噪,只等那熟透的号角吹响。

稔子一旦开始成熟,便是孩子们放飞自我的时节。山谷间的欢叫声,是属于我们独有的童年印记。这些果子成熟得很有节奏,一茬接一茬,每隔几日就能采摘一轮。我们吃得直打饱嗝,手掌和嘴角都染成了紫红色,肚子浑圆浑圆的。

大人们也会摘稔子。从田垌归来,总会顺手摘一把熟透的,毕竟没有谁能抗拒这诱惑。我们如脱笼的野猴,在崎岖山路中呼啸而上,冲向一棵棵果实累累的稔子树。我们急切地伸手采摘,指尖可以感受到果实的柔软。轻轻一碰,紫黑的珠玉便滚落掌心,饱满的汁液几乎要破皮而出。口袋满了,就用衣襟兜着,直到小肚子骄傲地挺起。纵使细小的籽粒硌了牙,那蜜糖般的甜味依旧执着地从舌尖蔓延,一路甜到心底,成为永远抹不去的童年记忆。

村头岭尾的稔子树虽然不少,但也经不起一群顽皮鬼的扫荡,很快连半熟的果也被采摘了。这种半熟的稔子带有一丝清甜,但涩味很浓。怎么办呢?大家决定前往远处那座高耸的沙湖嶂——博白与陆川交界处的一座大山,那里树林茂密,稔子树高大且数量多。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回来时已是繁星满天。我们一路上披荆斩棘,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吃稔子。山里有野猪出没,黑压压的乌云也让人心生畏惧。每当害怕时,大家就大声唱歌,驱散心里的恐惧。山雨说来就来,我们一个个被淋得像落汤鸡,却没有人退缩。雨后初晴,被雨水洗过的叶片上水珠晶莹,在斜阳下如碎钻般闪烁。吸饱了雨水的稔子紫红透亮,仿佛蕴含着整个夏天的甜蜜。我们攀上湿滑的树干,雨水顺着枝叶滑落,打湿了额发和单薄的衣衫。那冰凉的触感,却只让人感到更加酣畅淋漓。摘下的果子水灵灵的,甜味中透着雨后的清气,一口咬下去,仿佛把整个湿漉漉、亮晶晶、凉沁沁的盛夏都囫囵吞进了肚子里。

长大后,我们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工作。生活中再也没有了桃金娘的踪影,听不见牛、狗的叫声,也闻不到山野的气息。桃金娘被深藏在我寂寞的灵魂深处,尘封多年。其实,桃金娘年年都会成熟,在树林的边缘,在牛羊未曾踩踏过的路边,依然顽强地生长着。

如今,儿时的伙伴早已四散。看着漫山遍野的稔子,我却提不起采摘的兴致,心中茫然若失,只默默站在一棵老树下,伸手抚摸着那粗糙皲裂的树干。指尖划过一道道熟悉的沟壑,如同抚过老人沧桑的手背。低垂的枝头上,那些紫黑的果实沉默不语,在渐起的山风中轻轻摇晃,仿佛无数欲言又止的叹息,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终究还是忍不住摘下一颗放入口中,熟悉的甜汁瞬间在舌尖绽放,可随着带来的,却是一丝陌生的、不容忽视的微涩。这涩意从舌根悄然蔓延,固执地萦绕不去。原来,这滋味就是乡愁——初初酿成,便已如此涩口。

我怔忡地站在这野草蔓生的山坡上,恍然间,浓密的绿荫又遮蔽了头顶。伙伴们欢腾的笑闹声穿透时光的尘埃,清晰地回荡在耳边。那些沾着晨露的、无忧无虑的欢笑啊……终究是远去了,沉入了时光深不见底的幽潭,连一丝涟漪也无处寻觅。时光如烟,抓不住,留不下。我在稔子树旁徘徊,心中满是迷茫。难道这桃金娘般美好的时光,连同枝头沉甸甸挂着的整个童年,就这样消失无踪?那些欢笑与青涩,都被风吹散于浮云之外了吗?

童年早已远去,流云也消散在他乡的霓虹里。唯有这树,这卑微的桃金娘,它始终记得——记得每一个攀爬其上、笑声清朗的孩子稚嫩的面庞;也记得每一双沾满紫黑汁液的小手留下的余温;记得阳光透过枝叶洒落的斑驳光影,也记得雨水打在叶片时的清脆声响。它以躯干为碑,以鲜果为文,在这山野之上,默默铭记着所有离乡人的气息与故事。

四顾苍茫,天地寂然。我心底涌起的阵阵哀愁,也不过是换来无言的微风。唯有这树影,虬结的根,深深扎进石头的缝隙,穿透了厚重的岁月尘埃,最终以一种不容拒绝的力量,刺穿我的鞋底,深深扎进脚心,就这样,将我这个漂泊的游魂,牢牢地生疼地钉在这片孕育我又埋葬我童年的山坡之上。

舞之魂 (刘展雄 摄)

吉他

★龙翔

从山的这边眺望
田垌像一把巨大的缺角吉他
六条笔直的排水渠像弦
高低落差冲击而来的流水声
是吉他演奏的悦耳乐章

田垌里来回的穿梭者
是吉他的拨弦人
他们弹奏的乐章
时而悠扬,时而激昂
连天上的大鼓也来配乐

吉他从神话中走来
变幻出镜白或鹅黄
或深绿或金黄的色彩
但那又不是神话
是弹拨者深情的描绘

这纯洁无瑕的吉他
是天上降落于人间的法宝
那些辛勤的弄弦人
是平凡而又伟大的魔法师

半坡铁杆秤

★吴剑文

我又经过了那条街。

在那一道路口,一个并不显眼的半坡角落,大爷独自一人,面前摆着几样蔬菜,南瓜苗、豆角叶,还有青丝瓜几根,每一样也不过三三两两而已,旁边依旧是那把快要生锈的铁杆秤。

大爷坐在一把自带的小板凳上,正捧着一碗煮粉一边吹一边慢条斯理地吃着,碗里只有几根青菜,并无肉块。我想,于他而言,吃粉非为果腹,倒像是某种仪式,活着便要吃饭,吃饭便要吃得香,这便是他的人生哲学。大爷偶尔抬头看一眼路过的人群,眼神里既无期待,也无失望,不紧不慢不松不弛。大爷衣着略显陈旧,深蓝色的上衣已经泛白,一双早已褪色变得黑黄的拖鞋和脚上残留的泥巴印记很是相衬。

我算得上是大爷的一个常客了,大爷的摊位一直没有变,就是在这半坡上,这个位置有点陡,不太好停留,行人也不多,但摊主也少,这段时间,我因为工作太忙,所以很少路过了。

我在大爷面前轻轻地停了下来:“大爷吃早餐呀?”大爷抬眼看到我,微笑地说:“是啊,你吃了没有啊?”简单早餐透着大爷节俭。我扫视了大爷的菜摊,有豆角叶四扎、南瓜苗五六扎、丝瓜十来根。“大爷,豆角叶怎么卖呀?”“一块五一扎。”“给我来两扎吧,再买点其他的。”“你可以多要点,算一块四给你。”大爷放下手中的粉,侧身拿起那把都快看不清星点的铁杆秤。我稍微停顿了两秒,其实我知道自己要不了那么多。“好吧,那我就全部要了,另外再帮我拿点南瓜苗,还有两三根丝瓜吧。”大爷听后,赶忙哆嗦着找袋子给我装了起来。“大爷,就按一块五的价格吧,不用便宜的。”“不要紧的,都是自家种的,可以放心吃,不打农药的。”

大爷在称菜的同时,我去电车上找零钱。旁边摊位的摊主都用了二维码收款,叮咚声时而响起,而我却总爱给这些老人现金,并非是我多心,只是觉得那薄薄的纸片攥在他们手里,总比虚无的数字更叫人安心。对80多岁的大爷来说,我知道,那二维码连着的并不是他的账户。

大爷告诉我一共15.6块钱,我给了他两张10块的,大爷接过后正准备伸手去掏零钱,我赶紧说:“大爷,不用找了,几块零钱而已,您种点菜也不容易。”说完,我就骑上电车准备离开。“不行的,不行的,多少就是多少,要不你就再拿多两根瓜也行。”大爷站了起来。“真的不用了,够吃了,你也赶紧卖完回去休息吧。”我边说边骑着车离开了。

其实我知道,就大爷这些菜,卖完也不过二三十块钱,看样子老人家种得也不多,可能原来就是种来自己吃的,摘这点叶子和菜苗也要忙活半天,还要再挑到街上来卖,真的很不容易。

我曾经几次光顾过大爷的小摊。他的货物不多,有时是十几个鸡蛋,有时是几个南瓜,或者一点红薯、几斤花生,卖相不是很好,就像蔬菜,有时候有些叶子快变黄了,但是我依然选择照顾他的生意。因为从大爷的身上,我看到了父辈们的艰辛和不易,更看到了那种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风起了,我回头望了一眼,大爷把装钱的塑料袋往怀里掖了掖,又从旁边拿起那碗还没吃完的粉慢慢吃了起来。也许,他们未必懂得什么人生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活着就要劳作,劳作就要认真,赚了钱就要攒着,吃饭就要珍惜。如此而已。

大千世界,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所要面对的人生状况和生活压力也不同。有些人面对困难或挫折,可能会轻易就俯首称臣;而有一些人哪怕命运再不公或遭遇生活最沉重的打击,仍然能够阳光乐观,坦然面对,在他的身上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给萎靡的人以振奋。就如大爷,哪怕是一碗便宜的素粉,依然吃得有滋有味。也许对他来说,早餐只是个概念,吃的是米粉,品味的是生活,感受的是人生。正如那把铁杆秤,既称菜,也称生活,更称人心。

餐桌旁的守望

★刘青云

晨曦初露,微风轻拂。老家的宅院里,只有我和年近八旬的父亲。清晨八点未到,父亲便已悄然起床。他轻手轻脚地走向一楼的厨房,将前夜家人们团聚时剩下的饭菜重新加热,只为给我准备一份温热的早餐。

前一夜我沉浸在书海中,直至深夜才入眠。醒来待洗漱完毕,下楼时已近十点。听到我的脚步声,父亲走到餐厅门外的走廊,微微抬起头,眼中带着期待轻声问道:“早餐我煮好了,在家吃吗?”我心头猛地一颤,父亲平日很少下厨,况且早已过了平时的早餐时间。近段时间母亲去县城照顾坐月子的弟媳,老家有时只剩他一人。我赶忙应道:“在家吃,在家吃!”踏入餐厅,只见饭菜早已被父亲整齐地端上桌,他那碗白米粥早已没了热气。我盛了一碗粥,在餐桌另一边坐下。这才明白,原来父亲一直静坐在餐桌旁,侧耳倾听着楼梯处的动静,独自守着这一桌饭菜——等了我整整一个多钟头。

父亲指了指那些重新热过的剩菜,温和地说:“我简单炒了下,将就着吃点吧。”说话间,他夹起一块鸡肉,颤抖的手将肉送入口中。那仅剩的三颗牙齿让他咀嚼得格外艰难。注意到我的目光,父亲口齿不清却热切地说:“这是咱家自己养的鸡,虽然不肥,可香着呢!”我心里明白,他是想让我多吃些这城里买不到的土鸡肉。父亲素来爱小酌几口,此刻,看着他面前的酒杯,我突然涌起一阵懊恼,若非待会要开车,真想陪他老人家畅饮几杯,为这温馨时光增添几分暖意。

看着父亲费力地咀嚼着那块鸡肉,我眼眶一热,连忙说道:“您吃这盘软和的扣肉吧,鸡肉煲烂些再吃。”我喉咙发紧,声音也有些哽咽,连语句都变得支离破碎。

父亲起身去添饭时,我看着他的背影怔住了。曾经挺拔的身躯如今已微微佝偻,步履不再复往日的稳健,声音也不似从前那般洪亮。这一刻,我的心像被重重锤击——父亲真的老了!

父亲重新落座时,我才惊觉,自己竟如此疏忽,刚才为什么没有主动起身为他老人家添饭?自责与愧疚如汹涌的潮水将我淹没,望着父亲,我在心底暗暗立誓:从今往后,定要像他当年呵护我那样,用加倍的耐心与细心陪伴照料他,让他的晚年温暖而安心。

这就是最朴素的父子之情啊!岁月无声流逝,惟愿时光温柔以待,让我能多伴他些时日。

银幕前的时光

★朱梦华

傍晚时分,我刚吃过晚饭,一辆面包车突然停在家门口。车上下来一位妇女,问道:“请问这个村子的阿公厅怎么走?我们是来放电影的。”我给她指了方向,她道谢后,面包车便开走了。

阿公厅就在村后头。我打着手电筒,带着儿子抄近道——穿过几条田埂,绕过几户人家,便来到了村里的打谷场。路上碰到好几拨人,多是中老年人,还有骑自行车的小孩。如今国家政策好,振兴乡村的春风吹遍了每个村落。政府为村民铺好阿公厅前的打谷场。这块水泥地,如今既是村民办红白喜事的场地,也成了大家停车的好去处。

一张幕布、一台放映机、一辆面包车,再加上那对夫妻,就组成了这支“文化惠民,服务基层”移动放映队。银幕前,村民们有的端坐在红塑料凳上,有的直接坐在地上。放映的虽是枪战片,可没几个人真的在看电影:有些村民交头接耳,有些村民干脆走到场边抽旱烟,还有人低头看手机,偶尔才抬眼瞥下银幕。这光景,倒像是借着放电影的由头,大家聚在一块图个热闹,打发闲暇时光。

这场景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记忆的锁。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村很多家庭没有电视机,乡亲们最大的乐事就是看电影。在没有网络的年代,传递信息全靠口口相传,听说哪个村要放电影,知情者逢人便会传递这个消息。到了放映那天,父母早早就叫我们洗澡,晚饭也比平时吃得快。饭后,我们将小凳子擦洗干净,坐在村口等着天黑。

还未到放映场,路上的人越来越多,远远就听到电影里的对白了。我们不由得加快脚步,原以为来得够早,谁知道银幕前面的好位置早被附近的村民占了个精光。我们踩在小凳子上,视线还是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了。父亲干脆把我托上肩头,这下总算能看清银幕了。可那些走来走去的人影、忽高忽低的对白,到底演的是啥,我愣是看不明白。

其实有些人不是来看电影的,就是凑个热闹,他们三三两两坐在外围聊天,小贩们摊前的瓜子、糖果、酸梅果是抢手货。孩子们在打谷场跑来跑去,一会儿钻进人群中,一会儿又挤出来;一会儿爬上墙头,一会儿在地上打几个滚。大人们也由着我们闹腾,自顾自地看电影,他们时而沉思,时而皱眉,时而哄然大笑,看到反派使坏时,还会骂上几句。

电影终于散场了,人群如潮水般涌出路口。田野里,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像在引路;天上的星星眨呀眨的,与月光一起将清辉洒向大地。虫儿鸣唱,婴儿们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父亲背着弟弟,妈妈拉着我的手,姐姐在前面带路。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的,此起彼伏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寂静。月夜清凉如水,轻风扑面,混着田野的幽香,令人惬意无比。

如今,我们再也不用走村串户去看电影了——免费的电影已送到家门口。可人们的兴致却淡了,幕布前的欢腾,渐渐成了记忆里的片段。一切似乎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儿时的笑声还在耳畔,父亲背上的温暖仍在心头,母亲还拉着我的小手,一家人静静地走在月光下的回家路上。

本报地址:广西玉林市民主中路6号 邮政编码:537000 总编室2829254 印刷发行部2812467 全媒体品牌运营中心2828454 传真:2822412 电子信箱:ylrb@21cn.com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509000400008 零售1.00元 玉林市融媒体中心印刷发行部印刷(本报大院)